



老屋情怀

安徽合肥 王富强

漂泊了一年又一年，辗转了一乡又一乡，我突然想起了老屋，想起了家。

记得当年，吃着母亲亲手做的香喷喷的鸡蛋面，一番狼吞虎咽后，用衣袖抹去嘴角残留的余香，便收拾起过往、怀揣着梦想，匆匆地踏上了离乡的征程，我真的不知道此去前途是否坦荡？

这一走就是30年，虽不是雄关漫道，但也历尽人生沧桑。

人是讲感情的，老屋是我生活20年的故乡。20年的时光、20年的情感，不是一下就能淡忘，不是说放就放的。老屋特有的古朴素雅沁香，不时散发在我的心头，我不由得一次次叩开情感的闸门，一幕幕往事、一段段回忆让我沉醉其中，让我流连忘返。

梦由心生，在夜阑人静时分，我一次次走进曾经熟悉的老屋。门前绿柳垂荫，鸡鸣犬吠；屋后艾草菖蒲，桃树成林，一切依旧是过去的模样。我想搜寻更多的回忆，却不料惊醒甜美的梦乡。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当我带着成熟的沧桑、成功的喜悦重回故乡：一幢幢精美别致的小楼，替代了过去的土墙瓦房；一条条宽阔平坦的水泥路，覆盖了昔日的泥泞田埂。现在已找不到老屋的一砖一瓦，一切只能靠记忆传递情感、感悟心声了。

时光总是在淡化人的记忆，可对我来说，纵然时隔多年，只要一踏上故乡的土地，这里的一草一木，仍然是那样的亲切和熟悉。

我用归乡游子特有的心情，来寻找老屋的遗址。站在宽阔的水泥路面，我用非常肯定的语气对乡亲们说：“这里就是老屋的所在地。”但乡亲们总是善意地打断我的执着：往左、向后……唉，经历了太多的红尘眷恋，记忆里的老屋竟也逐渐蒙尘，不复往日的清晰了。

与崭新宽敞的楼房相比，老屋倍显寒碜。儿子对我描述的老屋充满了不可置信：“什么破家啊？”是啊，老屋四壁破败、房梁低陷、老态龙钟。不管怎样老、怎样旧，我与老屋胞衣相连，无论我走到哪里，老屋是我永远的家。在这里：我第一次睁开眼睛看世界，第一次伊伊呀呀学讲话，第一次迈开步伐走进人生……

老屋是一坛深埋的酒，时间越久越醇香；老屋是一本尘封的书，让人总想重新翻阅它；老屋是一棵不老的树，摇曳着亲情的叶、结满思念的果。在我懈怠的时候，在我困惑的时候，老屋会在梦里告诉我前进的方向，鼓励我克服困难、勇闯难关。于是，经历困惑后我不再迷茫，经历挫折后我不再消沉。始终保持一股前进的动力，向最初拟定的人生目标进发。

老屋，我永远的精神家园。

疼痛的幸福

河南桐柏 邢江燕

冬日的太阳像是被厚厚的云层捂住了鼻孔，失去了往日的活力。六岁的二宝一如往昔，仍然天天在操场上欢悦着。一天，冰凉的寒风如淘气的婴儿偷偷溜入他的嗓子，驻扎在他的肺里。今年的肺部保卫战打响了。那一缕寒风像在二宝的身体里捉迷藏，药剂大军的疯狂尾追总是抓不住它，就这样打了一个星期的持久战，二宝的咳嗽声依然像寒风攻城的战鼓，天天在胸膛内擂响。于是，四下打听，想寻找个医生一击致胜。

终于，有人介绍了一个久战沙场的老中医，赶紧带二宝奔了过去。经过看舌苔、照嗓子、问病程等一系列侦探般的问诊之后，老中医胸有成竹地写下一串长长的药方，潦草的字迹却成为治疗我焦虑的一剂良药，我似乎看到药剂将寒风在脚下碾压的景象。带二宝回家时，勒在心头的紧箍成了手中的一捧灵丹妙药，我踏实了许多，脚下也不由轻快起来。“哎呦！”随着一声惊呼，“啪——”我摔在了地上。手中却还没忘记拉着的二宝，赶紧松开，他却已经倒在了我身后。我一骨碌爬起来冲向二宝。温暖的怀抱唤醒了他的静止，他“哇——哇”哭了起来。“都怨我，都怨我！”我一边说着，一边从上到下从前到后，细细查看。终于确定没事后，我的愧疚才渐渐从嘴角散去。回家的路上，二宝的眼泪逐渐滑落到我温暖的臂弯里，最终消失不见了。到家后，隐隐觉得腿疼。挽起裤子，小腿处一条暗红色的伤口，看上去很深，是身体捶打地面留下的痕迹。此刻，疼痛才彻底苏醒，缓缓由伤口处生长出来。“真疼啊！”我心里想。

“真疼！”泪水从我的眼角悄无声息地滚下来，落到

一个温暖的臂弯，滑落不见。我正倚在母亲怀里。刚刚她骑着二八大杠带着我，正经过一处下坡。冬日的寒风肆无忌惮，狠狠地撞在我们的脸上身上。忽然，一条狗从路边冲了出来，像是突然射出的子弹。我身下的自行车左右扭动起来，像我剧烈颤抖的心。最终，一个小土坑成了击中我们的一杆枪，“咣当——”我们跟随自行车一起倒在了地上。我的身体在地面与自行车的共同撞击下改变了形状，坚实的自行车横梁此刻成了一道桎梏把我牢牢地按在地上。“真疼啊！”我心里想着，哭声瞬间迸了一地。“都怨我！都怨我！”母亲手忙脚乱地从地上爬起来，慌忙去扶自行车，想把我 and 自行车一起扶起来。然而试了几试，身材消瘦的她还是无能为力。我的哭声更响了。终于，我从冰冷的自行车上挪到了母亲的臂弯里，温暖的体温如同冬日里的一抹暖阳，渐渐抚平了从伤口处生长的疼痛。

如同今天的我，创伤唤醒的不仅有疼痛，还有母亲瘦弱的身体、紧张的表情和温暖的臂弯。这些伴随着疼痛的幸福，如同生命冬日里的一抹暖阳，抚平尘世间行走经历的疼痛，与我一起携手前行。

家有八哥快乐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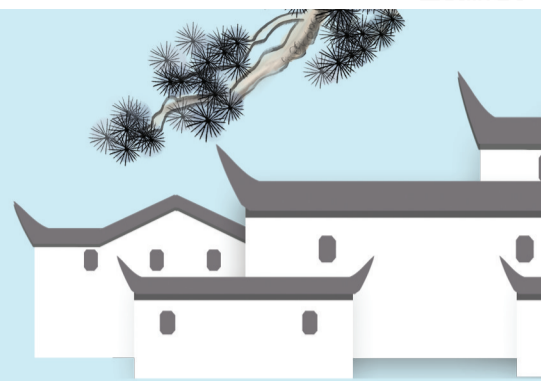
安徽肥东 赵见

多年前，一位电工师傅在检修时，无意间从一根电线杆上掏出一窝小八哥，他送了两只小八哥给我，我如获至宝，将它们带回家中饲养，没想到，这一养就是15年。八哥平均寿命一般只有9年，能把八哥养到这么长时间、这么好，不得不说是个奇迹。饲养八哥，虽说费了一番心血，但还是非常值得的，因为这么多年来，它们总能给我带来快乐。

从小出生在农村的我，打小就爱养鸟，什么白头翁、斑鸠、灰喜鹊，几乎都养过，只是饲养八哥，而且还是饲养身上未生毫毛的光板子小八哥，这还是头一回。做事要么不做，做了，就得上心去做好。为了饲养好它们，我去了市里一个“花鸟鱼虫”交易市场，向有饲养八哥经验的师傅请教，结果总算取到了“真经”。我给小八哥编了一只漂亮的窝，窝里放的是柔软的布条、棉絮，它们呆在里面可舒服了。刚开始，喂给它们的食物，是指捻的面丸子，食材主要是玉米粉、米粉，外加剁碎的瘦肉，一天

下来，一只八哥要进食10多次，每次要将好几颗面丸子塞到它们的口中，每次喂食结束，还要用棉签蘸水给它们补水。大约一个多月后，小八哥可以自行啄食、饮水。

记得两只小八哥，刚进家门时，体形大小相差一大截，为便于饲养、调教，我管体形大的叫“老大”，体形小的叫“老二”。两三个月过去了，小八哥们已羽毛丰满，毛色漆黑油亮，清澈的眼睛似乎对啥都充满好奇。它们时常会一左一右飞落在我的肩膀上，或落在我的头顶上，不是用那尖长的喙梳理我的头发，就是在我耳边咕



王寅随笔三首

张武扬

《抗疫感怀宅吟》

欲辨阴晴月逐人，
围炉别梦尚知津。
但闻梅蕊留清影，
岂许霾风卷垢尘。
破腊纾忧裁六出，
凌霄开泰待三春。
诗囊药裹若相忆，
疗愈宅家度曲新。

《诗友论律遣兴》

律循唐宋求工切，
句出性灵便自奇。
纸上风云曾入梦，
胸中海岳竞奔驰。
烟笼隔岸缘谁识，
竹引凭栏道始知。
日月等闲濡翰事，
烹茶相约笑裁诗。

《再度捐书即题》

积悱情深犹嫁女，
笔耕自乐每捐书。
满庭灯影花迷处，
充栋茶烟月上初。
千卷风翻凭赏，
一窗春暖岂沾誉。
芸香可掬当知我，
但使清泉尽引渠。

注：我酷爱淘书、藏书，数十年聚沙成塔，积书盈室充栋。我曾先后向基层图书馆、文化中心、学校等捐赠图书6千余册。

咕细语，虽说我还一时听不懂它们在说什么，但我相信它们是在苦练我所教的日常用语。

话说某一天下午，我下班回家，刚进客厅，便听到“老大，你好！”的话语。谁在说话？弄了半天我才反应过来，原来是两只小八哥在同我打招呼呢！我激动得不知所措，连说了几遍：“老大、老二你们会说话啦！”好家伙，没成想这下我倒成了它俩的老大了！打这以后，它们会说的话一天比一天多起来，见到家里来客人，它们会主动说：“你好”“再见”，要是遇到着装鲜艳来家里玩的少男少女，一激动老大还能背上几句唐诗宋词来炫耀一番。老二从来没有朗诵过诗词，但有时它高兴劲上来，倒会来几句鸡鸣狗叫的，虽说有点“旁门左道”，倒也能讨人欢心。

前几个月，受新冠疫情影响，人们宅在家中，难免心情有些郁闷，为给大家解闷找乐趣，我还录了一段八哥向大家问候的视频，其中，八哥老大还朗诵了王之涣的《登鹳雀楼》诗句：“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大家看过视频，都高兴地说好。